

佳作

魏振恩

紐約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。現任教於聖約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。主授美國文學、文學創作，多語教學。曾獲美國年度詩選、時報文學獎優選、花蓮文學獎首獎、桐花文學獎首獎、兩岸記實文學獎、文建會新詩獎、臺灣文學館新詩創作獎。著有中文詩集《行將出發的黎明》、《光之縫隙》、《凹凸詩稿》。



水尾漁港

從淡水沿著海岸，往北經過三芝與石門海邊，穿越下午遊人如織的金山大街，雨就簌簌落下。來到水尾入口，雨沒有停止的跡象。海產店前稀疏的摩托車，長滿青苔的屋頂，溪邊停靠的小船，全部沉浸在雨霧裡。一個老伯穿著木屐撐傘往出海口方向走去，轉個彎消失在長巷裡。

撐傘走到涼亭，海水正在漲潮，一波波細小的波浪拍入小溪，沿著蘆葦往上游擴散。如果是晴天，可能會遇見划獨木舟的人，往萬里加投方向漫溯，經過溪邊種菜的婦女，乘著海風迴旋的鷺鷥，或遇見一隻蒼鷹。不過今天的山色是一幅水墨，所有稜線都浸潤在同一層次的煙雨。往海邊走近些，野柳靜靜地浮在海上，像是正在休息的漁船，幾隻

不怕雨的海鷗劃過它的脊部。

今天海浪不大，行船的人卻不多。炸魚的季節已過一陣時日，加上還沒天黑，海上看不見燈火輝煌的漁船，閃爍著多彩的燈籠，照射出白晝般的聚光燈吸引魚群。遠處幾艘貨輪鑲在海天交集處，不動聲色地等待進入基隆停泊或準備前往更遠的國度。

走進村莊，幾株枝椏茂密的老樹撐著天空，不放棄吸收雨水的機會，讓夏天的樹蔭更為清涼。走過這排冬天的樹，路旁白色屋頂的房子裡傳來炒菜的聲音。是魚的味道；海邊的居所，大海賜給村民豐盛的海鮮。經過菜園，穿雨衣的老婆婆彎腰採收青菜。她站起來移動幾步，背很彎，頭幾乎伸進她的菜籠裡面，與土地更加接近。

再過去就是我夏天常來看海的咖啡屋。露臺上坐著幾個高中生滑著手機。雨點打在鐵皮屋頂，叮咚作響。我站在門口猶豫是否先喝咖啡。正前方，港內泊著幾艘漁船，港外，繞過堤防與礁石，一片大海向右綿延到萬里，到野柳，更遠處是基隆嶼還有陽明山脈高聳的右翼。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見彩霞盤踞山巒，夜間則是星斗滿天。左邊的山丘長滿茂密的常綠樹，通向傳說中的神秘海岸。山上是獅頭山公園，必須從金山礦港登山，才能遠眺燭臺石——傳說中的夫妻，化成石塊，坐在海水裡對望，扶持。水尾港就這樣

獨自坐落在山丘與野柳之間，避開俗世塵囂。

港內坐著一個中年人穿著鮮黃的雨衣垂釣，神情自若，不像站在港外切波塊上的幾個釣客。他說今天的魚不太餓。我說可能是因為下雨驚嚇到魚群。他常從九份騎摩托車過來，換換環境，享受水尾的氣氛。天色漸晚，野柳與萬里的燈火在細雨中飄搖。冬天的燈火跟夏天不同——夏天的燈景流暢蕩漾，冬天則鎮定成熟——美感也是如此吧，隨著季節與天氣有所不同感知。例如彩霞滿天的水尾，鳥群在山丘與樹木間飛翔雀躍；雨中的水尾，則是充滿智慧的老者，熟悉星圖與海，明白潮汐與季節更替的道理。

往回走的路上，咖啡屋裡的年輕人已經離開，幾排聖誕燈掛在窗櫺上閃爍。我點了一杯咖啡。老闆是年輕的女孩，在臺北工作多年後決定回鄉繼承父母的咖啡屋，每天聽海與漁船號角，是鄉愁的召喚，也是一份理想。兩個騎自行車的外國人停在門口像在查看地圖。他們從英國來臺灣單車旅遊，昨晚夜宿淡水，今天盤越巴拉卡公路進入陽明山公園，再從金山下山前往基隆，繞道水尾。

我們在水尾萍水相逢，喝一杯咖啡，他們的身影消失在夜色的時候，我也走到停車的地方。雨已經停了。海產店點起黃色燈泡，老闆全家老少坐在客廳看電視。幾個小孩

在街燈下騎車。無人的停車場上，大型的聖誕裝飾璀璨的亮著七彩的燈光。不遠處金山總督府溫泉細微的窗，在夜色裡對我招搖，彷彿在召喚我走到頂樓浸泡在觀海溫泉，觀賞整個水尾村落，哼唱一首獨特的山海交錯。遠處野柳的燈火迷茫，山風吹過鐵皮與樹海，發出鄉村才能聽見的迴響——是空靈，不是寂寞；自然湧現，繁華流走。

今晚的水尾沒有潮水泛月，譜曲的是涓涓水聲，溫泉在我身體流過一幅風景——遼闊的海，港的寧靜，那船的生命，風的怒吼，溪流與蘆葦的甜美，升起與降落的白鷺鷥，勇敢的村民垂釣——雨水，晴空，我都會重返水尾的堅忍。

* 評審評語

這是一篇稍嫌過度浪漫的旅行者，文青對美的抒情很容易流於寂寞與慨歎，然而一路淡淡述說，倒也讓人隨之感懷萬千，只是偶爾不免流俗於造作之詞，比如結尾的「我都會重返水尾的堅忍」，這堅忍一詞跳躍而出，讀者剎那有點錯愕。除了一些過度浪漫想像的小缺失之外，文字一路仍如旅程般帶引我們亦步亦趨地來到水尾漁港，跟著筆者漫遊，看見曾經的繁華，也目睹於今的失落。（鍾文音）

得獎感言

住在新北市多年，北海岸的山水讓人無限流連，動靜皆宜，知性感性，忘名利，展胸懷。今晚的水尾沒有潮水泛月，譜曲的是涓涓水聲，港的寧靜，船的生命，風的怒吼，溪流與蘆葦的甜美。感謝聖約翰科技大學在創作期間給我的鼓勵與支持。